

三教平心論序

點九

三光麗天亘萬古而長耀百川到海同一味
以亡名三教之興其來尚矣並行於世化成
天下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以理推之而未
始不同一而三三而一不可得而親踈焉孤

點九

山圓法師曰三教如鼎缺一不可誠古今之

確論也嗟乎執迹迷理者互相排斥致使

先聖無爲之道翻成紛譯之端良可歎也比
觀靜齋學士所著一理論言簡理詳盡善盡
羨窮儒道之淵源啓釋門之玄闕辨析疑惑

決擇是非未嘗不出於公論譬猶星之在秤
輕重無差鏡之當臺妍醜難隱斯論之作良
有以矣通城實堂居士吳鼎來智識超邁黨
與至公黨與出史記謂言意相合而與之友善也命工繡梓以廣
其傳欲使覽者如白居易張商英等唐宋諸

賢察其至理直趣

真際同脫塵累豈小補哉時

龍集甲子秋七月上日謹序

三教平心論卷上

靜齋學士劉 謐 撰

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畫八卦而
儒教始於此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
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教始於此此中國

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
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
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窒慾禁過防非
則同一操修也雷霆衆聳日月群盲則同一
風化也由粗迹而論則天下之理不過善惡

二塗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于善耳故
孝宗皇帝製原道辯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
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無盡居士作
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脉佛療骨髓誠

知皮膚也血脉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
也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

二
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
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
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

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繆謬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

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真

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隋李士謙之論三教也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豈非三光在天闕一不可而三教在

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廢歟然而人有異心心有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儒家以正自處又兼斥道佛以為異端是非非紛然淆亂蓋千百年于此矣吾將明而辨之

黜九

一切以為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可以渙然冰釋也蓋極功者收因結果處也天下事事物物皆有極功沾體塗足耕者之事也至於倉廩充實則耕者之極功也草行露宿商者之事也

至於黃金滿籯則商者之極功也惟三教亦然儒有儒之極功道有道之極功佛有佛之極功由其極功觀其優劣則有不待辨而明者自今觀之儒家之教自一身而一家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放諸四海彌滿六合可

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立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在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至於死則極矣

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乎幽冥自人間而超

謂守約而施博矣若夫四海六合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東漸西被訖於四海是極遠不過至四海訖則止於此而更無去處矣是儒家之教然也故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履義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而見諸設施措諸事

乎天上自山林巖穴而至於渺渺大羅巍巍金闕可謂超凡而入聖者若夫天地造化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是極大不過周天界則限於此而外此者非所與知矣是道家之教然也故學道者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翹然於清淨寡欲之境而吐故納新積功累行可以尸解可以飛昇可以役鬼神而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立玄功壽

量無窮快樂自在道之極功如此而已黃庭經云長生久視乃飛去蓋至長生則極矣

四

黜九

儒家之教一佛出現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為報刹姑以一世界言之一世界之中有須彌山從大海峙出於九霄之上日月循環乎山之腰而分晝夜須彌四面為四洲東曰弗于逮西曰瞿耶尼南曰闍浮提北曰欝單越四

大洲之中各有三千洲今此之世界則閻浮提也今此之中華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也

釋迦下生於天竺乃南洲之正中也須彌四旁上臨日月之處謂之帝釋天又上於虛空

之中朗然而住雲層四重天總名欲界又上雲層十八重天總名色界又上空層四重天總名無色界如是三界中諸衆生輩有生老病死是為一世界也如此一千世界謂之小千如此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即百萬也

如此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即百億也以
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其實一大千爾一
大千之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
天下如小錢一百萬貫每一界置一錢盡此
一百萬貫方為大千世界此一佛報刹也一

點九

五

佛出現則百億世界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
故梵網經曰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
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
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衆是之謂千百億
化身也以千百億化身而化度千百億世界

其中胎卵濕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
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皆令得度是
佛家之教然也故學佛者識五蘊之皆空澄
六根之清淨遠離十惡脩行十善觀四念處行
四正勤除六十二見而邪偽無所容斷九十

八使而煩惱莫能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
不謹守四無量心六波羅密常用熏脩其間
為法忘軀則如割皮刺血書經斷臂投身參
請而不怯不疑為物忘己則如忍苦割肉餒
鷹捨命將身飼虎而不怖不畏錢財珍寶國

城妻子棄之如弊屣支節手足頭目髓腦捨
之如遺脫後生至生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
不退轉也後劫至劫經百千萬劫而此心愈
精進也由是三祇果滿萬德功圓離四句四
句者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

因是故說無生絕百非通達無量無邊法門
善入無量無邊三昧成就五根五力具足三
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超証六通五眼得四
無礙辯而演說無窮入四如意分而神通自
在八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

受用無盡八聖道支十八不共法不與三乘
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過
去塵沙劫未來塵沙劫無不洞見現在塵沙
界衆生塵沙心無不了知圓明十號之尊超
出三界之上是為一切種智是天中之天是
第六

為無上法王是為正等正覺超諸方便成十
力還度法界諸有情佛之極功如此而已法
華經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普
欲令衆生皆共成此道蓋其大願大力誓與
一切含靈皆證無上涅槃妙果者也是故辨

三教者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知世之學儒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世之學道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得長生也世之學佛者到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死究竟涅槃普度

衆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故嘗試譬言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遍法界也儒猶治一家威令行於藩牆之內若夫藩牆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也道猶宰

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溥天率土莫非臣民禮樂征伐悉自我出也此三教廣狹之辨也學儒者死而後已蓋百年間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學

七
黜尤

佛者欲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無有窮盡也儒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鐘鳴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猶阿閻世王作百歲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佛猶皎日照耀萬古常明西沒東升循環不息也此

三教久近之辨也

以是知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儒道二教世間法也佛教則始於世間法而終之以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世間哉華嚴經曰有天世間有人世間有琰摩王世間是三界之內皆

謂之世間也有法於此使人周迴生死循環無已不出乎三界之內者謂之世間法一真

覺性含裹十方非三界之所能繫者謂之出世間法佛以五乘設教前之二乘曰人乘天乘者世間法也後之三乘曰聲聞緣覺菩薩

乘者出世間法也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非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持此五者資之既以為儒家之五常即是其意也

天乘者十善之謂也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

背面七曰不惡二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
曰不嫉謂無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於
心十曰不痴謂不昧其善惡兼修十善者報
之所以生天也道家之九真妙戒即是其意
也人乘所以種人之因天乘可以獲天之果

點九

世間之法蓋在於此是三教之所均得也若
夫後之三乘者蓋尊其徒超然而出世者也
使其善惡兩忘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
可得而窺者也

出也胡僧呪術不能殺傳奕石佛現光不能
欺程顥佛齒靈矣而碎於傳奕之羊角佛牙
神矣而壞於趙鳳之斧鉞是皆自佛家出也
疊而觀之則三教之在中國皆未能粹然一
出於正尚何區區於優劣之辨哉抑不思吾

之所論者儒也道也佛也儒以剉大正直教人為儒而所行多叛道者是皆儒家之罪人也道以清淨無為教人奉道而甘心於邪術者是皆道家之罪人也佛以好生為心不許以人足踐生草而謂其說呪語以殺人可乎

點九

九

佛以無相為宗不可以身相見如來而謂其憑頑石以惑衆可平齒而可碎石而非齒也牙而可壞偽而非真也凡假托教門造妖設偽者皆是佛家之罪人也庸可執是以議三教哉

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也佛家有破邪論謂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薩顏回乃淨菩薩老子乃摩訶迦葉也審如此則三教優劣豈易以立談叛哉殊不知二書之作各欲尊己而抑彼遂至於駕空而失實

王浮作化胡經稱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變身為釋迦文殊而後胡人受化也抑不思佛生之年周昭王二十四年也佛滅之年周穆王五十二年也佛滅後三百四十二年至定

王時老子始生於楚姑縣為周柱下史過函谷關見尹喜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以後世之道而變身為上世之佛是乃道不足以化胡必假佛以化胡也隋僕射楊素曰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乃與尹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

審爾則老君不能化胡胡人奉佛有素明矣素又謂常謂道流曰老子何不化胡為道安用化胡為佛豈非道化不及佛化乎是浮之說欲以卑佛而不料其適以尊佛也法琳作破邪論大畧謂佛教徹萬法之原而孔老特域中

之治謂可以闢邪說覺愚冥也折不思孔顏決非菩薩老子決非迦葉欲正彼誣豈可自出於誣哉故謂孔顏為菩薩猶未為太失也至於指老子為迦葉則大謬矣迦葉得教之別傳繼釋迦而作祖當時景上一乘不可言

附光

傳之妙人天百萬昔皆罔措而惟迦葉得之老子豈迦葉變化哉故迦葉付法於阿難即入定於雞足山以伺慈氏下生慈氏未生其定未出是迦葉之肉身今猶在定也其不出而為老子也明矣若以迦葉為老子則老子乃

宗之祖師也不亦謬之甚乎是琳之說將以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也杜撰之言矯誣以甚識者奚取哉

或者又徒見元城先生之言曰孔子與佛之言相為終始孔佛本一但門庭施設不同是儒釋二教未嘗不合也圭堂居士之言曰佛者性之極道者命之極兩教對立而交攝則先天性命之妙始全是釋道二教未嘗不同也傳大士之詩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是三教未嘗不合為一也今獨優

佛教而劣儒道豈前賢之意哉殊不知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耳

蓋儒家得時行道任職居官權衡予奪無不出於其手吾若尊佛教而卑儒教則彼必仗儒教而抑佛教武宗相李德裕而毀招提蘭

黜九

十一

若四萬餘區誰實致之道家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措心積慮不使人得而軋已者吾若尊佛教而藐道教則彼必尊道教而黜佛教崔浩信寇謙之而悉誅沙門毀諸經像誰實召之故莫若以方便之心為方便之說謂佛教

與儒教合則庶不激儒教之怒謂佛教與道教同則庶不啓道教之爭謂三教可合而為一則若儒若道皆可誘而進之於佛故目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也而世之好議論者心有主喙喙爭鳴劣儒者議儒劣道者議道

劣佛者議佛三教雖不同而涉議論則一吾將平其心以評之切以為議之當其罪則彼說不容於不屈議之失其實則已說有時而自屈是非得失至理而止天下後世不可誣也今取議儒者觀之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

要勞而無功抑不思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可謂博矣而忠恕之道一以貫之謂之寡要可乎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可謂勞矣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謂之無功可乎蓋遷之學非儒學也宜其不足以知儒也程頤儒者也其論佛也則以為邪誕妖異之言鑿生民之耳目蓋佛之說無涯而顧之見有限對醯鵠而談浩劫宜其以邪誕妖異目之也然頤亦嘗反而思之乎邪誕妖異於佛教則有之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史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傳曰齊侯見豕人立而啼至于神降于華石言于晉魏顆見老人狐突遇申生謂之邪可也謂之妖可也謂之異可也詩曰帝謂文王予愾明德夫天不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烏得而聞之今也予

默九

十二

懷之語若見其口耳之相接不謂之誕可乎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而求儒家邪誕妖異之實蓋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議佛者觀之唐有傅奕者精術數之書掌司天之職前後七上疏謗穢佛教時有李師政者著內德論

以辯之其論曰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則不然矣夫由余出子戎輔秦穆以開墳業曰碑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夫絕羣之駿非邑中之產曠世之珍非諸華之物是以漢

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珍道出於遠方獨柰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昔兄起於胡越苟可去病而蠲邪豈以遠來而不用夫除八苦以致常藥其去病也久矣滅三毒以証無為其蠲邪

也至矣何待拘遠近而計親疎乎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羅不足尚又不然也且周孔未言之物蠹蟲無窮詩書不載之事茫茫何限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特三乘之通旨哉夫

黜九

十三

能仁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來故凍字易稽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俗雖先用而非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先播而當崇修多羅晚至而當替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

祀其亦不思之甚也昔自東漢至於大唐代皆禁妖言虔虔悉斷邪祀豈因捨其財力營魑魅之殿堂放其土民入魍魎之徒眾况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庚亮之徒戴達許詢之輩皆厝心而崇信並稟教以皈依是豈

尊妖干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不任今之明士古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青衿有罪非尼父之失皂服

為非豈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
律而穿窬如讀禮而惰倨但應禁非以私法
不可以人而賤道也傳云道人梟皆是貪逆
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
稱道人蠕動之物猶不加害况為梟獍之事
乎嫁取之禮尚捨不為況為禽獸之心乎何
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毀大慈之
善衆比不祥之惡鳥以道人為逆種以梵行
比獸心害善亦何甚乎傳云西域胡人因泥
而生是以便事泥瓦此又不思之言也且中

國之廟以木為主豈可謂制禮君子皆從木
而育乎親不可忘故為之神主以表罔極之
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伸如在之敬欽聖
仰德何失之有哉傳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
長後世有佛則政虐祚短不思能仁設教豈
黜九

十四

聞淫虐之風菩薩立言豈弘桀紂之事義軒
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辛癸之咎總
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
之道則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
哉傳云未有佛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不

思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二苗逆命非當有佛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豈無篡逆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則示天堂之樂一非則示地獄之苦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

之其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耳夫以傳奕而肆誣謗之言以師政而著辯惑之論是非曲有坦然明甚萬世之下可以觀矣

作奕之章疏也奕謗佛於前即有師政以辯其惑愈謗佛於後曷爲無人以議其非蓋奕爲太史令特藝者耳愈以文章顯乃儒者也藝者之言夫人固得與之辯是非儒者之論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則曰言之當理雖點九
十五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誣雖果儒而可辯愈不明吾道一貫之理可不明而辯之使其言之悞後世乎愈之言曰佛者夷狄之一法彼徒見佛法來自西域遂從而夷之殊不知佛生於天竺而五天竺爲南閻浮提之正中是

佛家固以彼為中也後漢書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其國則殷乎中上玉燭和氣是儒家亦以彼為中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國也反彼亦一中國也而謂之夷可乎天地之大無窮盡列子曰無極復無極無盡復無盡是知其

無極無盡者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閻浮提者八萬四千所而在今中華者僅一十九所則中華在閻浮提內豈不猶梯米之在太倉乎何以知此果為中而彼果非中乎愈之見但知四海九州之內

為中國四海九州之外為四夷外此更無去處矣豈知四夷之外復有非夷者哉愈之見坐井觀天之見也不然北史所載大秦國者去幽州數萬里而居諸夷之外其國衣冠禮樂制度文章與中華同一般盛故號曰大秦

而與大漢齒由是觀之則四夷之外固有中國而漢書以身毒為中國信不誣也井鼃不足以語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

愈又曰舜禹在位百年此時中國無佛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殊不知脩短

之數係於善惡而善惡之報通乎三世故曰
欲知前世因今生享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
作者是以是知今世之脩短原於前世之善
惡而今世之善惡又所以基後世之脩短享
國之久者前世之善為之運祚之促者前世

點光

十六

之惡為之也豈可徒以目前論之又豈有佛
無佛之所至哉孔子言仁者壽則是仁者必
長年不仁者必折夭也然克己復禮回可謂
仁矣而回反夭膳人之肝跖可謂不仁也而
跖反壽豈可謂孔子之說無驗而不從其教

乎洪範以皇極五福六極教人合極則福而
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為有
道之主惟皇作極二君宜無愧矣而孝文在
位纔二十三載年止四十七孝景在位纔十
六載年止四十八其曆數皆未及一世其享
年皆未及下壽豈可謂洪範之說誣而火其
書乎惟證之以因果之說稽之以三世之久
則可以釋然無疑矣如必曰無佛而壽永則
舜禹在位據百年也唐武宗滅佛者也胡
為在位僅六年而壽止三十三乎如必曰有

佛而年夭則漢明享國纔十八年也梁武帝奉佛者也胡為在位四十八年而壽至八十六乎

愈又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

黜尤

十七

彼時見上古以來惟有儒教而今之釋教似

為贅疣耳殊不知釋氏設教非與儒教相背
馳故釋氏化人亦與儒者無差等儒者闡詩
書禮義之教而輔之以刑政威福之權不過
欲天下遷善而遠罪耳然固有賞之而不勸
罰之而不懲耳提面命而終不率教者及聞

佛說為善有福為惡有罪則莫不捨惡而趨
於善是佛者之教亦何殊於儒者之教哉宋
文帝謂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
明佛法甚為有理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
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尚之曰百家之鄉十
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
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
千則善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
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萬刑息於國則陛
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唐李節送沙門疏

言序曰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

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淺陋可得而安矣世降俗偷不有釋氏以化其心則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阡陌之

人將紛然而羣起矣呂夏卿得入師經曰小人不畏刑獄而畏地獄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無侵陵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為極治之世乎由是觀之則釋教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又何惡於

教之三乎

愈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謂釋氏之徒不耕而食致民之窮且盜也抑不思世之輕耕而食者豈獨釋氏之徒哉公孫丑問孟子曰詩曰不素飧

默九

十八

考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

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兄則孝弟忠信不素飧考軌大於此今之以佛為師者默則誠語則善所到勸人拙惡而趨善其人以此相化克己齋戒好生止殺稱誦佛

經悛心改行為仁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
蓋日有遷善而不自知者則不素食亦孰
大於是哉彼民之窮且盜又何關於釋氏哉
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罕傳曰民有饑色野
有餓莩民之窮也若此時中國無佛也書曰

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傳曰盜不可絕又
不能止民之盜也若此時則中國無佛也太

宗貞觀之間釋氏之教殊盛僧尼不勝其數
食用不勝其廣也而外不閉旅不齋糧何斯
民之不窮不盜也明皇開元之際釋氏之徒

愈繁僧尼不減於貞觀也食用不減於貞觀
也天下富羨攘盜松絕何斯民之不窮不盜
也是知民窮且盜決非釋氏之所致明矣如
必曰有佛而民窮則無佛之時成湯何必患
困窮如必曰有佛而民盜則無佛之時季康

默九

九

子何必患盜哉孔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
干出家者繁哉

愈又曰棄而君臣去而父子蓋指出家者而
言也抑不思子陵傲光武而耕富春歐陽公
稱其為聖之清未嘗曰棄而君臣也太伯捨

太王而逃刑蠻孔子羨其為德之至未嘗曰去而父子也以是比之佛何過哉况割愛出家非特獨善其身證果成道將以普度一切法華經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而況於君臣父子哉故常人之於君友不過極其敬

順而釋氏之於君父則能誘之以正法常人之於子弟不過致其慈愛而釋氏之於子弟則能化之以正道妙莊嚴王者藥王之君父也自藥王出家而妙莊嚴王亦出家因得授記而成佛道羅睺羅者釋家之長子自釋迦

出家而羅睺羅亦出家因得證密行而授尊記由是觀之出家者何負於君臣父子哉又况常人之心有親疎而佛心則無親疎常人之心有限量而佛心則無限量常人知有己之君父尔而佛則無爾殊故圓覺經曰觀彼

怨家如已父母常人知有己之子孫尔而佛無差等故華嚴經曰等觀衆生猶如一子是心也豈愈之所能識哉

愈又曰禁而相生養之道豈不曰娶婦嫁女所以生育子孫佛戒女色所以禁其生養殊

不知釋氏制戒自有頻漸曷嘗使人人為曠夫箇箇為然女戒為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為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
婬離非梵行者永斷婬慾也離邪婬者不犯他人妻女也般若經曰菩薩斷欲出家修行

梵

千

梵行能得菩提楞嚴經曰婬心不除塵不可出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成其飯雖經多劫祗名熟沙此為修菩薩戒者言也生天十善經云盡形不邪婬是故得生天上毘婆沙論云若制其自妻則國王宰官長者

不能棄捨自妻室故佛惟立離犯他妻此為持優婆塞戒者言也只儒家設教戒之在色亦所以戒女色也而非戒人娶妻也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則曰夫婦有別家人畫卦義在正家則曰夫夫婦婦羨化行乎江漢則漢上

游女不可求恩關雎應於麟趾則衰世公子無犯非禮是皆無犯他人妻女之謂也是即釋氏不淫邪之戒也故維摩居士亦有妻子常懷遠離楞嚴經云於已妻妾未能遠離者得生天福曷嘗禁其生養之道哉

愈又曰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觀愈此言則愈之不識佛也亦甚矣蓋佛之教人與人之學佛豈徒在於區區之福利哉佛以一大事因緣故而出現於世吾儕亦以一大事因緣故而歸

黜九

王一

向於佛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戒者遵而守之由權而實由漸而頓盖期以識心見性超脫生死而至於佛也福利云乎哉故自佛之五乘論之人乘者謂能持五戒則其福報可以為人天乘者謂能修十善則其福報可

以生天斯二乘者以福利言可也若夫後之三乘則當以理觀不可以福言矣三乘之理固未易言姑自其粗迹言之則聲聞圓覺猶不過為止息之地必至於佛菩薩之地而後為理之極也前輩曰佛者極也謂天下萬善萬理至佛而極也今之學佛者蓋求以詣其極也福利云乎哉朱晦菴之論佛也曰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賢者好之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智者悅之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

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世之惰奴嬖婢黠
髡盜賊亦匍匐而皈之若愈之所謂福利者
正晦菴所謂傭奴嬖婢黠髡盜賊亦皈之者
也愈之不識佛也如此而乃果於謗佛正猶
越犬不識雪而吠蜀犬不識日而吠也哉

默九

壬二

三教平心論卷上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第一九四册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第一九四冊